



同治六年丁卯仲春

海甯應一澍秋泉  
河間紀樹馥芷塘  
校刻

醫門棒喝

傷寒論本旨即出  
聚文堂藏板

序

余宦遊東粵遇會稽童子虛谷者出所著醫門棒喝以示余余讀其書知於是道折肱者久而凡別疑似於幾微訂沿襲之訛謬其論也切其辨也詳矣夫陰陽乘乎血氣損益酌夫盈虛毫釐千里死生係焉顧或輕爲嘗試鮮不以生人之術殺人於不自知豈果忍於爲是者矣則闇與誣無有如此書之提唱指歸也童子積數十年悉心閱歷博極羣書爲之剖厥指

正厥歸縷晰條分發蒙振瞶意若不爭之力生命莫  
全不持之嚴宗依莫定益爲醫門中護法有如此者  
此而不廣其傳將偏執藝術膠固不通者流方沾沾  
自詡爲有得安望大發覺寤於當頭棒喝下耶  
海寧應子秋泉同校而付諸梓俾資觀覽識折衷  
用以救弊補偏庶幾濟羣生而維大造不負章子一  
片苦心也具爲序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河間紀樹馥拜撰

敘文

夫讀書貴能信尤貴能疑信則有定識而無所游移  
疑則分別決擇衷於至是足以正古人之失嘉惠後  
學讀儒書然讀醫書何莫不然醫所以託死生保性  
命關係尤重苟徒汎然涉獵勿深研究有信無疑殺  
人必多此余友虛谷章子殷殷以衛生救弊爲心準  
經稽古舉諸家之可疑者詳辨其得失醫門棒喝之  
所由著也余雖不知醫讀其集理明辭達甚易通曉

醫道自軒岐論陰陽五行生化之理辨民病之由制  
鍼砭藥石治療之法是以天地之心爲心者迨乎中  
古生民氣質變異鍼砭之法或多不宜有漢張仲景  
出辨經絡臟腑六氣外邪之證審陰陽虛實內傷七  
情之因參藥性氣味配合制度以立方法上本軒岐  
之旨窮其變化下垂萬世之模爲繼述之聖賢乎尙  
矣厥後代有名家著述日富類多一隅之說鮮協中  
和之道雖有發明純駁互見後學苦聖經奧妙難通

喜諸家淺論易讀或不究源流師一家而執偏見醫  
風斯下流弊日深其能記誦軒岐仲景之書侈然自  
多者蓋亦僅見而能深研其妙融會在心以辨別諸  
家疑似可否者尤爲罕聞章子篤嗜性命之學參儒  
釋之理故於醫也溯流窮源力究十餘年未得其緒  
而志益銳久之豁然悟軒岐之旨猶未盡仲景變化  
之用也今又潛心十餘年始有左右逢源之樂乃其  
虛懷不敢自是南北足跡所涉凡同業績學者莫不

咨訪就正而經旨既明灼見諸家之偏傷流弊之害  
冀有以補救於是擇其尤者而表明之蓋以蓄諸中  
者發諸外非同無本之學故皆長篇累牘每論必三  
五千言少亦一二千言反覆詳辨語無不切必期理  
明義盡而後已綜其所集不過十萬言闡發聖經之  
秘奧救正諸家之闕失而於先天後天事物之理幾  
已括之不僅爲醫而儒釋之道並貫矣嗚呼章子可  
謂有心哉吾知是集成愛章子者讀而且信且疑者

有之嫉章子者漫無疑信而起謗議者有之夫謗誠  
不必議亦何不可者誠能反覆於其集之所言信其  
所可信而疑其所能疑摘其疵謬而詳辨之救正之  
據乎理所不易是卽吾所謂善讀書者正章子之所  
願望而不得必且師之友之之不遑而何嫌何怨不  
則如侏儒觀場本無所見而挾私意以妄肆譏評則  
是非可否又可置之不論天下後世必有能知之能  
諒之者章子性恬澹不屑奔競形勢向遊於粵當道

多折節交之章子遇之泊如其待人寬恕行事磊落  
未嘗稍有苟且余與章子訂交垂三十年在嶺表相  
處久又同客京師周旋罔間知之獨深故言其約略  
如是卽以弁之簡端

道光丙戌冬月山陰樂川田鼎祚拜手撰

序

夫天下所重者莫若性命儒道性命之正禪究性命之微其能保衛性命者醫也三者其道一而已矣然欲明其道則又各由其門而入焉禪門之有棒喝使人覺悟性命之道耳同里章虛谷先生貫通乎三者之理而尤精於醫因慨聖道之日晦乃以濟世之仁心示迷津之覺路著醫門棒喝四卷屬余評點余以謏陋謬廁醫林猥蒙先生青睞目爲知道之人竊念

以莛擊鐘焉能發其聲音方且敬謝不敏繼思管中  
窺豹或亦略見一斑展卷祇誦細玩數過如六氣陰  
陽論太極五行發揮等篇將先天後天之奧陰陽變  
化之微闡發殆盡毫無遺蘊而土爲太極之廓一語  
尤發千古之秘直溯夫混元未闢之先而獨立其極  
較楊子之談元生公之說法尤爲精妙而明確其駁  
正丹溪景岳諸公處批卻道窾迎反而解使起丹溪  
景岳於九京而問之亦當俯首無辭與諸人問答則

又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反覆辨難疑義盡析示以指  
南又解聖經君相二火爲體用燥爲風寒風熱所化  
暑爲濕火相合而成灼見秋傷於濕之文爲訛皆亘  
古所未道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論傷寒傳經疏解  
方義窮元極妙辨析溫病混入傷寒之誤皆大闡仲  
景心法暨夫溫暑提綱痘疹等論則明立法程申靈  
素之旨而正諸家之失統而論之先生不獨明於醫  
而且明於易明於天文厯律而融貫百家故於醫理

之精微奧妙闡發無餘尤妙至理難明之處罕譬而喻使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非先生具大魄力具大手筆焉能有此巨製是固軒岐仲景之功臣丹溪景岳之畏友也先生以棒喝名集者誠欲醒當世時流爲普濟寶筏耳余因之竊有感焉大凡天下妙理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悟是故雞能講學石可點頭鸚鵡解人言狗子有佛性無非稟一靈之覺耳况人爲萬物之靈乎昔人有言必具神仙之骨方能當名醫

二字則醫理之妙固非僖父所能悟也吾越向多隱  
逸樂性命而擅岐黃者昔嘗夥矣若夫今之時醫類  
皆涉獵方書各承家技或偏執溫補或專事寒涼印  
版數方通治諸病偶而幸中自信不移如是授受以  
爲秘訣爲捷徑世之貿貿者又皆以耳爲目隨聲附  
和互相揄揚遂使虛名益熾自負益高與論軒岐仲  
景之道反以爲怪而羣起謗議正如沉酣醉鄉先生  
雖以百棒喝之千棒喝之欲其猛然省悟勢實難矣

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知不因是集而啓醫林  
之龔曠通後學之津梁使大明軒岐仲景之道而生  
民無夭枉之虞則不獨吾越之幸且將流澤於無窮  
其功豈不偉哉元固深爲欣幸僭加評點并贅數言  
於簡管窺蠡測未能挹其高深聊以誌傾倒之忱云  
爾時

道光丁亥孟秋山陰愚弟雪帆田晉元拜序

序

醫小道也死生寄之所關實鉅漫云嘗試可乎余不  
精醫理宦遊嶺南八九載每見醫者輒以粵地潮濕  
不辨何証率用二朮桂附等治之其害甚烈心滋戚  
焉且聞寅友中竟有以感冒而誤投補劑致不起者  
詢延誰氏居然以良醫自命者也噫可慨已人爲一  
小天人之患病猶陰陽之愆伏日月之剝蝕風雨寒  
暑之失度不審乎此而調其偏使其平乃拘執古方